

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
在故事结束前，那都不是正确的解答。

嫌疑男友

惊鸿 著
WHO IS
THE SUSPECT

车祸醒来，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
都是假的。
未婚夫、保姆、朋友、家，
甚至我自己……

嫌疑人男友

WHO IS THE SUSPECT

惊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嫌疑人男友 / 惊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594-1734-3

I. ①嫌… II. ①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9784号

书 名 嫌疑人男友
作 者 惊 鸿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统 筹 姚 丽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诗 杰 绪 花
营销编辑 杨 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387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734-3
定 价 4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EMORY HOUSE


记忆坊文化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失忆	~ 001		
第二章 怀疑	~ 029	第八章 冬冬	~ 200
第三章 乔治	~ 056	第九章 秘密	~ 225
第四章 整容	~ 081	第十章 网	~ 249
第五章 逃生	~ 106	第十一章 真相	~ 277
第六章 囚笼	~ 135	第十二章 英雄	~ 310
第七章 画	~ 173	番外 明天	~ 339



WHO IS
THE SUSPECT

失忆 第一章

刺耳的刹车声中，一辆中型厢货被两辆黑色轿车一前一后逼停在了路边。

中年司机一头冷汗地落下车窗，气急败坏地骂道：“赶着投胎啊？有你们这么开车的吗？会出人命的知不知道？！”

轿车门推开，两个男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最前面的那人披着一件白大褂，三四十岁的年纪，微胖的一张圆脸，眉头紧皱，显得有些慌张。

中年司机愣了一下，推开车门也跟着下了车：“刘主任？你这是？”转头一看，跟刘主任一起下车的男人已经朝着货车的后厢跑了过去。另外一辆轿车堪堪挡住了后车厢，两三个男人快步下车，其中一个也穿着白大褂，都是一副着急忙慌的样子。

中年司机看得一头雾水：“这是……出啥事了？”

刘主任指了指后车厢：“老赵，能打开让我们看看吗？”

老赵是南山村养殖园的司机，按规定每隔一天给位于城南樱花坡的疗养院运送生活物资。一个小时之前，他刚刚在疗养院的库房门口卸下几筐蔬菜水果，这还没开出城南的地界就被人拦住，老赵心里有些嘀咕，难道是疗养院丢

了什么东西，这些人怀疑到他头上了？

老赵还在嘀咕疗养院的库房里能藏着什么值钱东西，就见一个年轻人从车厢后面探头说了句：“主任，车厢门没关，里面没人。”

“不能啊。”老赵诧异了，“我亲手关上的。”车厢里堆着不少装蔬菜水果用的塑料筐，车厢门没关好的话，半路上说不定塑料筐就颠出去了。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也是养殖园天天要用的东西。老赵是个精细人，他不可能做这么没谱的事儿。

刘主任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伸手握住把手转了两下：“没上锁？”

老赵老老实实地说：“送货的时候上锁，回去就几个破塑料筐，没人偷这个。我一般就把门关好，东西不会掉出去就行。”想起刚才年轻人喊的那句“没人”，越发摸不着头脑，“送货都是我一个人，没有别人。”

刘主任拉开车门，探头往里看了看。车厢也就一人多高，除了几个摞起来的塑料筐，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那是什么？”刘主任指了指角落里一团灰溜溜的东西。

站在一旁的小年轻跳上车，跑过去把那团东西拿了过来，抖开一看，原来是一套浅灰色的条纹病号服，沾了灰尘，看上去脏兮兮的。

刘主任转头去看老赵，见他目瞪口呆的样子，皱皱眉：“你有没有看到有人上车？”

“没有啊。”老赵简直冤死了，“我把东西卸到库房，等老吴带着人清点签字，再把收回来的塑料筐放回车里就走了，没见有什么人上车啊。”偶尔管库房的老吴也搭他的车回市区，但那都是跟他一起坐在前边驾驶室里，哪有偷偷摸摸钻后车厢的？

刘主任沉思片刻，又问他：“跟老吴交接完就开车走了？没离开过？”

老赵迟疑：“上趟厕所算不？”

刘主任眉头一跳：“出了疗养院你停过车没有？”

“没停过……红绿灯算不？”老赵看看刘主任的脸色，琢磨了一会儿说，“河北路路口停过一次，还有就是刚才过来的常家河路口停过一次。”

刘主任追问：“没觉得后车厢有什么动静？”

老赵愁眉苦脸地看着他：“真没有。”他车里开着收音机，路上又车来车往的，再说谁能想到后车厢里躲着一个人呢？

刘主任盯着手里的病号服看了一会儿，转头对身边的人说：“打电话给韩

先生，想法子调监控看看吧。”

小年轻答应一声，跑回车里去打电话。

老赵看他们这架势，心里七上八下的：“刘主任，你们这到底是找什么人啊？要不要报警？”万一摊上逃犯什么的，那他的责任可就大了。

刘主任表情略显僵硬：“没事，没事，一个病人……”话音未落，刚才打电话的小年轻跑过来在他耳边嘀嘀咕咕。

老赵一头雾水地看着刘主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跳起来，连句告辞的话都顾不上说就带着人火急火燎地跑了。他左右看看，觉得大概是没有自己什么事儿了，不由得松了口气。

这是什么病人啊？老赵一边擦汗一边暗暗嘀咕，身为病号不老老实实在疗养院里待着，非要往外跑？那疗养院可是滨海市最高级的疗养院，多少人举着钞票都进不去呢。这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此时此刻，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病号正裹着一件略显肥大的黑色风衣站在蛋糕店的橱窗外面咽口水。她钱包里现金不多，卡倒是有几张，可惜她不记得密码了。至于这件从护士值班室偷出来的风衣，口袋里除了一包面巾纸就只有一张公交卡。公交卡对她来说也没什么用，因为她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陈玥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裹紧风衣快步往前走。她刚才问过摆早点摊的大叔，知道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经过一个红顶的报刊亭再往左拐就有一个派出所。她知道养殖场的货车离开疗养院的时间是六点半左右，从樱花坡到市区将近半小时，再加上她走这一路的时间，应该还不到八点。陈玥不确定地想，就算没到上班时间，派出所里应该也有警察在值班吧？

陈玥还在找红顶的报刊亭，就听身后汽车喇叭响，紧接着有人大声喊了起来：“陈小姐在那边！”

陈玥一回头，见一辆黑色轿车紧擦着人行道停住，一个男人推开车门正要下车，驾驶座一侧的车窗开着，司机一手举着电话，扭着脸朝她这个方向看。

陈玥撒腿就跑。

“陈小姐！”身后有人追了上来，脚步杂沓，惊得路边排队买早点的人都停下来看他们。

陈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她到底没什么力气，脚上穿的又是一双松松垮

垮的软底布鞋，还没到路口就被拦住了。她心里一急，不管不顾地喊了起来：

“干什么？打劫啊……”

拦着她的小伙子急得想上去捂她的嘴：“陈小姐，有话好好说！”

这可是在大街上，无数双眼睛看着呢，还有人一脸警惕地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几个小伙子根本不敢真正用力去拽她，只是张着手臂虚虚拦着，一边等着刘主任赶紧过来解围。刘主任也跑得直喘粗气，手里还举着电话嗯嗯啊啊的不知在跟谁通话。

陈玥看见他，发狠地推开拦在眼前的小伙子就往前跑，没跑两步又被人拦住，一着急直接扯着嗓子喊救命。

刘主任脸都青了，见早点车前面几个人作势要过来，连忙揪着自己前襟上的胸牌跟他们解释：“我们是樱花坡疗养院的！这位小姐是我们的病人！”他这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又穿着白大褂，看外表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病人”两个字一出口，陈玥顿觉周围看过来的眼神都有些微妙了。她琢磨了一下也就反应过来了，心里大骂刘主任奸诈。她被人拦着，刚才还大喊大叫来着，这让人一看，可不就是个精神病患者吗？

陈玥愤怒地反驳：“我不是你的病人！我要找警察！”

刘主任气喘吁吁地劝她：“陈小姐，你对我们的治疗方案有意见，这个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我不跟你谈。”陈玥一脚踹开挡着她的白大褂小年轻，“我要找警察！”

刘主任微怒：“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有家属签字，你找王母娘娘也没用！我们的治疗是合理合法的！”

陈玥眼看自己挣脱不了这些人的包围，心里正发急，就听一旁有人喊了一声：“哎，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儿？”

男人的声音低沉，微带沙哑，语气里有种自然流露的威严，令混乱的现场登时为之一静。陈玥回头，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朝这边走过来。他身上穿着一套很普通的黑色运动服，平头，两鬓修剪得极薄，衬得一张微黑的面孔棱角分明。

拦着陈玥的小年轻刚被踹了一脚，一肚子火气，听见有人问，没好气地答道：“有你什么事儿？你以为你是警察啊。”

男人一言不发地从口袋里掏出证件打开冲着他们晃了晃，冰冷专注的视线

从几个人脸上——扫过，连陈玥都不自觉地心头一悸。

几个人都有点发蒙，陈玥却迅速反应过来，声音也因为这意外的惊喜瞬间拔高：“你真是警察？！”

“我是。”男人的目光从她脸上扫过，落在了拦着她的几个年轻人身上。几个人被他的气势镇住，一时间有些无措，一起转头去看刘主任。刘主任见的人多了，看得出这男人不好惹，连忙陪着笑脸走过来，正要解释，就听陈玥抢着说：“警察先生！我要报案！”

“你们先把她放开。”警察没理会她的叫嚷，目光从几个人身上依次扫过，准确地捕捉到了刘主任这个领头人，“说说怎么回事儿。”

陈玥想提醒他要报案的人是自己，但这位警察同志气势太吓人，她咽了口水，窝囊地把话又咽了回去。

刘主任在看到他的证件之后却像是大松了一口气：“警察同志，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都是樱花坡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这位小姐是我们院里的病人，一大早就跑出来……这不我们就追出来了。”说着掏出自己的工作证给他看，一边看一边凑近了他身边嘀嘀咕咕地补充了两句话。

陈玥恨恨地想，这老浑蛋一定又在造谣说自己是精神病。

听完刘主任的解释，警察的目光落在陈玥身上，上下一打量，不自觉地就带上了审视：“你叫陈玥？”

陈玥略紧张：“是……是他们这么说的。”事实上她从昏迷中醒来还不到半个月，很多事情都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

警察皱眉。旁边的刘主任则是一脸“你看，她脑子果然有问题”的表情。

“警察同志！”陈玥着急了，“我跑出来是要报案的！”

警察看着她，倒是没有不耐烦，但是淡漠的神情也不像是对她的话很感兴趣的样子：“你说。”

陈玥忽然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她把自己要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谨慎地开口：“是这样，我大概是病了一场……”她飞快地瞥了一眼面前的两个人，警察同志很认真地看着她，一副留神倾听的姿态，而刘主任则是一副急于辩解的表情。

陈玥决定长话短说：“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我对他们说的话信不过，想请警察同志帮忙查查。”

警察了然，转头去看刘主任。

刘主任无奈地摊手：“陈小姐出过一场车祸，因为伤到大脑，很多事不记得了。当然这个情况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也没做好，没有得到病人的理解。”这个就是解释了，他看看警察同志微微皱起的眉头，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有记录，也有病人家属的签字。”

陈玥瞪了他一眼，紧张地看着警察：“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家属！”

警察转头问刘主任：“你们现在是？”

刘主任忙说：“我们想带陈小姐回疗养院，您看……”

警察思索了一下：“这样，我跟你们走一趟。”

陈玥瞪大眼睛，心想这警察是什么意思？报案的人明明是自己……他这是根本信不过自己的话？！

“我根本就不想回去！”陈玥强调自己的立场，“我不觉得我有继续治疗的必要，我的身体很好……”

除了什么都想不起来。陈玥卡了壳，紧张地看着警察：“你们能替我查查吗？”

警察很肯定地说：“我们肯定会了解一下情况的。”

“那我可不回疗养院吗？”陈玥满怀期望地看着他。她最初的打算是先到派出所报案，然后在附近找个宾馆住下来，有时间的话顺便各处走走，去陈家的老宅子看一看，说不定看到什么眼熟的景色自己就全都想起来了呢？

警察问道：“家属呢？”

陈玥以为这是问她，结果刘主任抢着说：“已经通知了。韩先生前段时间出差去了国外，这才刚回来。现在这个时间……大概快到疗养院了。您看……”

警察点点头：“那就先回疗养院，我带着人跟你们走一趟。”他转头看看陈玥，见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便指了指刘主任身后正朝这边开过来的车，“我和我同事会一起过去了解情况。”

陈玥心里抓狂，谁稀罕他过去啊？他过去有什么用？她是想住到外面来啊。

警察看看表：“走吧。”

“等等。”陈玥急了，“你是什么警察啊，我是来报案的！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原告！他们是被告一方！”

警察奇怪地看着她，倒是反应过来她确实不想回去。但眼下这情况，他基

本上已经可以认定这几个大夫的身份是没有问题的了，那么有问题的显然就是这个女人了。这几年医患纠纷频发，他们也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案子，像这种没闹出人命的已经算是轻的了。

警察同志耐着性子做她的思想工作：“不回去我怎么了解情况？怎么确定被告一方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陈玥一口气憋得胸口疼，要命的是她竟然无法反驳！

警察冲着刘主任身后的方向打了个手势，不多时，一辆灰色的轿车开了过来。警察看看刘主任一伙人，再看看一脸抗拒的陈玥，有些头疼地说：“你们也是开车过来的？要不你们几个在前面带路，这位女士上我们的车。”

陈玥心里哼了一声，谁稀罕！

但这显然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陈玥生了一会儿闷气还是跟着警察上了车。相比之下，她更愿意离刘主任远一点。刘主任一伙人对这个局面也有些无奈，但能把人带回去就比什么都好。还好他们带了两辆车，一辆在前面领路，一辆可以跟在后面看着点，免得半路上再出什么岔子。

陈玥拉着脸坐在后座上，开车的小警察好奇地回头看了她两眼，挺友善地问她：“用不用我给你做个笔录？”

陈玥没理他。这都要被送回疗养院了，做笔录还有个屁用。她又不是真想把疗养院告上法庭，然后没完没了地扯皮打官司。她只是……不想再留在那个地方。在逃出来之前，她还以为只要她报案，警察就不会再让她回到疗养院了呢。

之前给他们做调解的警察从后视镜里看到疗养院的车慢慢跟了上来，转头问陈玥：“你想让警方调查哪方面的事情？”

陈玥迟疑了一下：“我怀疑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治好我……如果我真有问题的话。”

警察目光犀利地打量她，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你的怀疑有什么证据吗？”

陈玥的肩膀垮了下来：“没有。”

开车的小警察被她的表情逗笑了：“会不会是你想多了？我们以前也接触过这种案例，对医生不信任，疑神疑鬼，实际上……”

“我没疑神疑鬼！”陈玥愤怒了，说来说去还是没有人相信她。

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之前给他们做调解的警察略有些无奈地说：“这样

吧，我给你留个电话，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反映。你看这样行吗？”说着他摸出纸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递到她面前。

陈玥有些赌气地看着这张纸条，运了一会儿气还是耷拉着脑袋接了过来。纸条上是一串手机号码，下面是两个字：唐靖。这人的字说不上有多好，但是笔画转折之间有种极其刚硬的感觉。陈玥心想字如其人，这个警察同志果然心肠很硬。

唐靖觉得这女人多少有些无理取闹的意思，本想不理她的，但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该了解的情况还是要问一问，要不岂不是白跑一趟？

“这位小姐，”唐靖在副驾驶座上侧过身看着她，“你能把情况跟我们说说吗？”

陈玥正生闷气呢，没好气地回了句：“我回了疗养院就很难再出来，你们了解情况还有什么用？”

唐靖微愠：“不是你自己说的要报案？”

陈玥瞪着他，片刻后又泄了气。这警察眼睛太厉害，盯着人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能穿透皮肉，一直刺进骨子里去，让她心里直发毛。

唐靖又问：“你想清楚，还报案吗？”

他的神情专注淡漠，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陈玥却觉得从他的语气里听出几分嫌她在找麻烦的意思，于是有些赌气地说：“当然报！”

唐靖点点头：“你说。”

陈玥发愁地想，在警察同志已经怀疑她脑子有问题的时候，她要怎么说才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可信度呢？

“是这样，”陈玥紧张地清了清喉咙，“我失忆了。”

唐靖飞快地扫了她一眼，点点头示意她接着说。开车的小警察也好奇地从后视镜里看她，大概失忆这种神奇的设定在电影小说里看得太多了吧？

“我从醒来就在疗养院，我叫什么、多大岁数、什么身份……通通都是医生护士告诉我的。”陈玥的两只手扭在一起，纠结得一如她的心情，“除了他们之外我就只见过一个外人，她是韩家的保姆……他们说我有未婚夫叫韩颀……不过我对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唐靖的神情终于郑重了起来。开车的小警察则喃喃念叨了两遍韩颀的名字，问了一句：“是不是家里做日化产品和医疗器械生意的那个韩氏？”

“好像是。”陈玥迟疑了一下，“他们跟我说，我父母在我昏迷前半年死

于交通事故，家里也没什么走得近的亲戚了。现在我家里的生意都是由韩颀在帮忙打理……据说我跟韩颀是在半年前订婚的。”

一家人接二连三地遭遇车祸，这也未免太巧了。唐靖的眉头微微皱起：“你对你父母还有印象吗？”

陈玥摇摇头。

唐靖又问她：“还有什么亲属？”

“他们说没有了。”陈玥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就只有一个未婚夫。”

这样的处境，饶是唐靖铁石心肠也不由得有些同情起她来，再开口的时候语气都温和了许多：“你未婚夫……你们登记了吗？”

陈玥迟疑地看着他：“我不清楚。”

这意思就是她没有亲眼看到过结婚证书。唐靖心想，如果登记属实，韩颀跟她就是合法的配偶关系，在妻子重伤的情况下代替她打理家族生意也是说得过去的。

“我就是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陈玥有些着急，她怕自己话还没说完车就开到地方了，“我觉得我现在就像个大傻子似的，什么都是听别人说的。他们要是骗我呢……”

唐靖明白了。

陈玥犹豫了一下，指了指前面带路的那辆车：“这个姓刘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最爱拍韩颀的马屁，每次打电话汇报情况都跟个孙子似的。他还喜欢对小护士们动手动脚，我都撞见过。”

唐靖被她的语气逗笑了。她是在提醒他疗养院的人人品有问题，说的话不能全信。

“你说的情况，我们会逐步核实。”唐靖看看她，觉得她垂头丧气的样子有些可怜，像一株刚被霜打过的植物。不过他的心软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一行干久了就会知道，这世上表里不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陈玥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进了樱花坡。从车窗望出去，白墙红瓦的欧式建筑背山面海，衬着漫山遍野如烟似霞的樱花，美得就像世外桃源。

陈玥一根手指在膝盖上抠来抠去，心里巴望着突然间出现什么奇迹，能让这辆车停下，然后掉头开回市区就好了。她知道她这样偷偷跑出去，负责照顾

她的保姆和护工都要担责任，挨训是肯定的，搞不好还会扣工资。她们虽然不会当面抱怨她，但这种微妙的抵触情绪一定会在面对她的时候流露出来——这会让她不知所措。

陈玥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情绪变化很敏感。就拿保姆方桂花来说吧，这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总是挂着微笑，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安排得很妥帖。她给自己安排的三餐据说卡路里都精确地计算过。还有她整理过的衣柜，那真是井井有条，每件衣服折叠的尺寸几乎都一样。陈玥每次拉开柜门都觉得自己像进了商场的样板间。

陈玥听到过小护士聊天，说她有福气，未婚夫是个高富帅不说，为人还这么体贴周到，特意安排这么有经验的人来照顾她。但只有陈玥自己才知道，这个胖女人在面对她的时候其实是很有些不屑的——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直觉，陈玥隔着她无可挑剔的言谈举止，很清楚地看到了被她勉强按捺住的不耐烦。

甚至有些不甘心，就好像来疗养院照顾陈玥耽误了她什么重要的事。

这种反应是很奇怪的。陈玥心想，方桂花据说是很受韩家信任的人，而自己是韩颺的未婚妻，也算是她的雇主了。难道说方桂花这女人在韩家工作得久了，产生了角色错位，把她和韩颺当成了相依为命的孤儿寡母，而陈玥就成了她心目中那个抢走儿子的邪恶的儿媳妇？

不管怎么说，陈玥是不大信得过这个女人的。尤其她还事无巨细每天跟韩颺汇报她的情况，包括她午睡了多长时间、不肯喝鸡汤、散步的时候又把她给甩掉了……字字句句都有种告状的味道。有时陈玥甚至觉得这女人是韩家派来的看守，而她就是那个没有自由的囚犯。

韩颺从来没有在电话里指责过她，甚至他们交谈的次数都不多。但这样的日子还是让陈玥觉得很不舒服。明明找不出什么大问题，吃得好睡得好出门散步都有人照顾着，可她就是觉得不舒服。就好像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躲着几只小蚂蚁在偷偷咬她。

看不见，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前面带路的车拐了个弯，沿着一条从松树林中延伸出来的公路驶向疗养院的正门。这是一条坡度向下的公路，公路的尽头是乱石嶙峋的海滩，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像一匹灰蓝色的绸缎，在尚未散尽的薄雾中安静地涌动。

一辆银灰色的跑车停在疗养院的大门口，看见有车过来，驾驶侧的车门打

开，一个身穿浅色风衣的男人下了车，双手插在长裤的口袋里，慢条斯理地等着他们靠近。陈玥隔着车窗看见这个人，几乎立刻就反应过来他是谁——虽然她以前只在手机上看到过他的照片，并且两个人通电话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陈玥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唐靖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纠结的神色，对这人的身份也有了大致的猜测：“韩颺？”

陈玥点点头。

开车的小警察小声嘀咕：“有钱有势人还这么帅……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唐靖斜了他一眼。

小警察老实地闭嘴了。

前面的车也停了下来，刘主任几乎是跳着下车的。陈玥看着他急匆匆地朝韩颺走过去，一边擦汗一边解释，心里莫名有点窘。她从没发现刘主任胆子这么小，就算她从这里逃跑，难道韩颺会把他捆起来扔海里去，或者找人揍他一顿？

韩颺似乎没有注意到刘主任一直在擦汗，见后面的两辆车都停了下来，他便朝着中间的警车走了过来。离近了看他果然是位俊美的青年，眉眼深邃，鼻梁高挺，举手投足之间带着惯常发号施令的果决和傲然，但并不叫人觉得讨厌。

唐靖下了车，听见刘主任用一种近乎谄媚的语气跟他解释：“这位就是唐警官。他跟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韩颺望了过来，脸上浮起疏离的浅笑：“唐警官，幸会。”

唐靖与他握手，简单地说了两句客套话。他以前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这位韩大少，觉得这人在现实中和屏幕上的表现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派头。这种人警惕性都很强，想从他嘴里挖出什么情况只怕不容易。

韩颺转过身，微微俯身望向车里，轻声笑了起来：“还不出来？你以为躲车里我就看不见你了？”

陈玥别别扭扭地下了车，还没站稳就被韩颺拽进怀里抱住了。

周围顿时一静。

唐靖心里那根绷了一路的弦不由自主地一松。如果只是小情侣闹别扭，或者在玩什么我跑你追的小游戏，那事情倒是简单了。再看陈玥的反应，她虽然

在愣了一下之后很惊慌地把人推开，但是很快便反应过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对他的出现也并不是很排斥。

唐靖心想，他这是客串了一把调解家长里短的居委会大妈的角色吗？

陈玥被抱住的时候整个人都蒙了，只觉得淡淡的薄荷味儿混杂着男人身上的烟草香气呼地一下扑过来，将她整个人都罩在了里面。她的双手在大脑做出反应之前就自动自发地把人推开了。但韩颀似乎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他后退两步，很自然地转过身向两位警察道谢，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还伸出一只手，无比自然地在陈玥肩上拍了拍。

陈玥纠结地看了看他放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她应该推开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真要推开的话，是不是有点不给人留面子？

唐靖看看他，再看看他身旁一脸别扭的陈玥，公事公办地说：“陈女士刚才提到了报案……”

韩颀打断了他的话：“报什么案？”

唐靖被他打断，微微有些不悦。他飞快地扫了一眼陈玥，见她紧紧抿着嘴角，微不可察地冲着自己摇了摇头。

唐靖若无其事地移开视线：“一个女孩子被人在大街上拦住，会喊救命是很正常的。”他看看他们身旁神情尴尬的刘主任，点点头说，“既然我和我同事都过来了，就请刘主任配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吧。”

刘主任与韩颀对视了一眼，有些无奈地说：“我带两位警官去见赵医生吧，他是陈小姐的主治医师。”

唐靖点点头，道了声“失陪”。转身离开时，眼角的余光瞥见陈玥跟在韩颀身后朝跑车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可怜巴巴地回头看着他，好像指望他这位警察同志能突然之间大发神威，三拳两脚把这些人打趴下，然后拎着她从这里走。

韩颀顺着她的目光朝唐靖看了过来，隔着一段不算远的距离，唐靖微妙地从他身上察觉到了一丝不友好的气息。

类似于敌意。

两个男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相遇，韩颀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漫不经心地移开了视线，转头跟陈玥说话的时候表情却温和了许多。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站立的角度恰巧隔断了陈玥和唐靖之间的视线。

唐靖看到他伸出手去揽陈玥的肩膀，却被她躲开了。